

日本近代化与汉字问题*

陈月娥

【摘要】从日本近代历史的语境中考察分析近代日本的汉字问题与日本近代化之间的历史联系,剖析近代日本汉字问题的历史根源。该问题是在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由近代西方思想文化和物质文明催发而成,西方因素无疑是日本汉字问题形成的重要条件,但在准确把握和理解该问题的实质方面,中国视角更是不可或缺,因为日本的近代化进程是“西化”同时“去中国化”的过程。日本近代化的这一特质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近代日本汉字问题的本质。

【关键词】日本近代化 日本汉字存废 脱亚

【中图分类号】K3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6)01—0120—05

日本明治时期(1868~1912),掀起关于日本汉字的存废问题,其代表性主张有“废除汉字论”^①、“限制汉字论”^②以及“拥护汉字论”^③,而其目的在于,通过改革日本语言文字,使日本尽快摆脱蒙昧落后的状态,实现西方式的文明富强。

笔者认为,近代日本汉字问题与日本近代化密切相关,前者伴随后者而生,是东亚在近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普遍性问题。因此,从日本近代化这一历史语境来考察这一问题,不仅可以深入剖析该问题的历史根源和实质,准确把握日本人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而且能够客观认识作为东方文明之根的汉字自近代以来所遭遇的命运流变,同时,为我们探究电子化时代的汉字走向问题提供富有现实意义的历史借鉴。

一、知识体系的重构与汉字问题

16世纪前,日本在中国文化持续不断地影响下,逐渐形成了日本的传统文化和以汉字书

写为根基的知识体系。16世纪以降,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开始接触和了解异质的西方文明。通过认知、领悟和汲取西方知识,日本人不仅拓宽了认识世界的视野,而且逐渐开始质疑中国知识的效用。应该说,日本近代化就是在全方位模仿和摄取西方各个领域知识的基础上展开的,没有对西方知识的认知、理解和汲取,日本近代化也就不可能进行。因此,可以说,日本近代化的进程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汉字问题与语言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5BYY188)的阶段性成果。

① “日本邮政制度之父”前岛密、哲学家西周以及植物学家矢田部良吉等人主张日本应该完全废除汉字,将罗马字作为日本的书写文字。

② 近代思想启蒙家福泽谕吉、政党政治家原敬等认为,日本应该逐渐限制汉字的使用,从而达到最终完全废除汉字的目标。

③ 思想家三宅雪岭发表《汉字利导说》,佛教哲学家、教育家井上圆了发表《汉字不可废论》,二人成为“拥护汉字论”的代表人物。

亦是日本知识体系重构、从汉学知识体系转向西学知识体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掌握西方知识的日本文化精英无疑拥有最大的话语权。

汉字传入日本后，就成为日本记录并传承其历史文化的不可替代的文字，所以一直被奉为日本最权威的书写文字。^① 随着西学东渐，日本人接触到了与汉字迥然不同的西方文字。西方文字作为他者的出现，使日本知识阶层开始比较汉字与西方文字的特点与性能。被誉为日本西学之祖的新井白石（1657～1725）指出，西方所用文字有两种，一种是拉丁文，一种是意大利文。意大利文字母虽然只有二十几个，但几乎能表达各种声音。而日语汉字虽然字数多达一万，却不能表达所有的音。继新井之后，随着日本知识阶层接受和掌握西学程度的提高，更多的知识精英开始质疑汉字的效能：“唐土文字虽文字繁多，然其通达功效并无优胜之处；”^② “支那文字数万有余，悉数记忆要耗竭毕生精力……若文字以传情记事为宗旨，则用我日本假名记事，远较记忆支那数万文字更为便利。”^③ 应该说，西学东渐将日本人带入一个迥异于汉学的全新知识体系。正是借助这一体系，日本人开始反思与批评日本汉字的效能。及至幕末维新时期（1853～1889），随着日本全面吸收西学、重构日本知识体系的展开，日本知识精英对汉字的质疑走向极端，开始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

1866年，日本文字改革首倡者前岛密（1835～1919）向幕府建议：“在百事日新之际，宜察古今，以中外之事为鉴……应废汉字。”^④ 前岛密的建议拉开了近代日本文字改革的序幕。一时间，“罗马字国字论”、“假名文字论”、“新字论”、“限制汉字论”、“废除汉字论”等各种改革论调此起彼伏。这些论调均把矛头指向日本业已使用了上千年的汉字，或主张日本废除汉字，效仿西方，使用罗马字或者假名；或主张创造新的文字，彻底实行表音文字。自此，汉字问题成为近代日本文字改革的核心问题。

从日本“国字国语改良论说年表”^⑤ 可以看出，1866年至1888年前后，充斥日本各类媒体的几乎都是主张废除汉字的论调。这一时期正

是日本以西方为蓝本，全面实施各种改革措施，举国推进近代化的鼎盛时期。明治政府自上而下宣扬文明开化，西学愈加成为日本文化阶层推崇和学习的知识，并且成为明治精英主张废除汉字的要因。首先，明治精英认为西学所使用的表音文字书写方便，简单易学，“夫西洋之为学也，唯知二十六字，解文典之义，则无不可读之书，是其所以为易也。”^⑥ 西方人因此能把花费在学习文字的时间用来掌握更加实用的知识。“西方人不足一年便可掌握文字，进而开始知识钻研，而我们却经年累月为一介工具之文字而耗费精神。”^⑦ 他们完全无视汉字内在的文化底蕴，片面强调西学之所以先进正是得益于表音文字之简单易学。其次，近代日本的启蒙思想家认为：“欧洲得以称雄世界，正是它们探究事物根本的学问枝干上结出的果实。”^⑧ 既然西学奠定了西方近代先进的物质文明，那么日本如果全方位摄取西方知识，就能迅速走上文明富强之路。因此，明治政府成立伊始，便昭告天下要“求知于世界”，^⑨ 明确表示新政府不再受传统汉学知识的限制，将广泛摄取西方知识巩固日本国本。启蒙思想家们关于传播西学知识的各类著作成为时人争相传阅的畅销

① 日本人把借用汉字发明出的文字之所以称为“假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汉字才是“真名”。

② [日] 西川如见：《町人囊底佛》，岩波书店1942年版，第114页。

③ [日] 家永三郎等编：《日本思想大系 44》，岩波书店1970年版，第231页。

④ [日] 市岛谦吉：《鸿爪痕》，日清印刷株式会社1920年版，第67页。

⑤ 该表是1904年3月，由明治政府的文字改革机构国语调查委员会发行出版，汇编了日本自1866年至1903（明治36）年所有关于文字改革的言论、活动和相关事宜。

⑥ [日] 南部义筹：《修国语论》，参见吉田澄夫、井之口有一编：《国字问题论集上》，富山房1950年版，第40页。

⑦ [日] 井上哲次郎：《国字改良论》，参见堀江秀雄编：《国字改良论纂》，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1902年版，第32页。

⑧ [日] 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59年版，第611页。

⑨ 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颁布了新政府的施政方针《五条誓文》，其中第五条就是“求知于世界，大振皇基”。从当时的中西文明发展对比和西方国家的发展态势来看，这里的“知识”是指西方知识。

书。例如，福泽谕吉（1835～1901）的《西洋事物》热卖15万册，其《劝学篇》自1872年开始出版，截至1880年，就售出大约70万册；^①中村正直《西国立志编》销量多达100万册。^②福泽高度评价西学之于日本的影响：“教洋学，译洋书，人心趋向大变，从而改组政府，废除藩治，遂有今日之局，再开文明之端。”^③

应该说，西方知识促使日本知识阶层开始认识和反思汉学，而明治政府以全面吸取西方知识为手段的近代化，也为明治日本的“废除汉字论”提供了适当的历史语境。在此语境中，“进步”、“进化”理论成为近代日本精英们必然借用的理论工具。

二、社会进化论与汉字问题

19世纪，进化论已经成为西方人思考和分析众多学科的时代思潮，近代语言学也不例外。1863年，德国语言学家奥古斯特·施莱谢尔（1821～1868）发表《达尔文的进化论与语言学》，将语言视为一个有机体，并按照进化图示，把世界上的语言分为屈折语、黏着语与孤立语三种体系。按照这个图示，汉字由于不能充分反映汉语的音韵变化，被认为是落后保守的文字，是“死语”。^④明治政府的御用语言学者上田万年（1867～1937）曾在德国学习语言学，深受近代欧洲语言学的影响。他说：“吾如今不仅反对中国之表意文字，而且也不赞成如日本假名之以一个音节形式书写的文字……像罗马字那样元音、辅音能完全区别书写、表示声音符号的文字是最好的文字……文字因语言而生，而非语言因文字而立，此乃亘古不变之道理。”^⑤上田万年作为语言学家，从文字和语言之间的生成关系提出废除汉字的理由，听上去似乎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与之相比，很多明治精英则以匪夷所思的逻辑和态度批判汉字。

例如，前岛密（1835～1919）认为，“如此活泼、知性之日本人陷于贫弱之境地，乃因饱受支那文字之顽毒感染，精神受其麻痹所致。”^⑥植物学家矢田部良吉（1851～1899）在《论以罗马字书写日语》中，虽然坦承日本受惠于汉

语汉字，但同时也宣称，“由于长久因袭而安于汉字，以至于被夺去发挥新思想、新言论之自由而不自知。”^⑦国语学者大槻文彦（1847～1928）在谈到汉字对于日本人的不利时，以“涂炭”一词来形容汉字，说：“现今，摆脱汉字之涂炭而陆续同意加入假名学会者，与日俱增。”^⑧

“进步”、“进化”等观点成为明治精英们批判汉字的理论工具。他们认为：“传播知识交流思想之文字中，唯支那及日本古来所用支那汉字乃最不便者，极大妨碍文明开化”；^⑨“今日仍勉为其难习学汉字，乃徒然浪费宝贵时日，西方进步愈速，吾国进步愈缓，如此优劣差异则更甚”；^⑩“使用此种腐朽之文字，实不能期待与西方人共进步”；^⑪“汉字阻碍吾国文明进步，其程度之甚，实不可估量。”^⑫在明治精英们看来，文字和文明富强程度在因果链上有着必然的联系，而汉字不仅侵蚀日本人的精神，而且妨碍日本“进步”为文明国家。所以，日本如果要

- ① [日] 五味文彦等编：《详说日本史》，山川出版社1998年版，第330页。
- ② [日] 渡边浩：《日本政治思想史》，东京大学出版会2010年版，第409页。
- ③ [日] 福泽谕吉：《劝学篇》，群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4页。
- ④ 《原敬全集》上卷，原敬全集刊行会1929年版，第555页。
- ⑤ [日] 上田万年：《新国字论》，参见吉田澄夫、井之口有一编：《国字问题论集中》，富山房1950年版，第159～169页。
- ⑥ [日] 市岛谦吉：《鸿爪痕》，日清印刷株式会社1920年版，第54页。
- ⑦ [日] 矢田部良吉：《论以罗马字书写日语》，《东洋学艺杂志》1882年第8号。
- ⑧ [日] 大槻文彦：《假名学会之问答》，参见吉田澄夫、井之口有一编：《国字问题论集上》，富山房1950年版，第142页。
- ⑨ [日] 外山正一：《汉字破》，参见吉田澄夫、井之口有一编：《国字问题论集中》，富山房1950年版，第24～25页。
- ⑩ 同上，第29页。
- ⑪ [日] 小島一騰：《日本新字序言》，参见吉田澄夫、井之口有一编：《国字问题论集中》，富山房1950年版，第73页。
- ⑫ 《原敬全集》上卷，原敬全集刊行会1929年版，第548页。

“抵达开明富强之真正境域”，^① 必须废除汉字，效仿西方国家，使用处于语言发展高级阶段的表音文字。

三、汉字问题的历史根源与实质

日本的汉字问题是在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由近代西方思想文化和物质文明催发而成。从汉字问题的历史根源来看，西方因素无疑是重要条件。不过，仅从西方因素解读汉字问题，显然不够全面，因为近代日本历史的展开与中国历史的演变密切相关。因此，分析汉字问题，中国视角不可或缺。

中华文明恩泽日本，自古就受到日本人的推崇和学习。然而，江户时代（1603~1868）中后期，日本知识阶层开始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他们在把“中国相对化”^②的同时，开始重新评价本民族的传统。江户时期四大国学者之一的本居宣长（1730~1801）认为，与被“汉意”污染的乱世之国中国相比，日本才是具有“纯正之心”的国家：“此皇大御国，其国胜于万国，其人心淳厚，天性耿直，即得中正，道自行具备。”^③ 本居的见解在江户中后期的知识阶层中并不鲜见。从历史现实来看，中国虽然拥有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但从17世纪以降在科学技术和思想等方面几无建树，这一点确实无法与同时代的西方相抗衡。应该说，中国这一时期在文明发展上渐趋颓落的态势，使得日本“仰慕型”对华观开始分化，逐渐向“平视型”过渡。^④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溃败给日本知识阶层很大震动。他们认识到了中国的衰弱，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其弊流于骄傲文弱。海外诸国往往穷理开智，施仁崇义，国富民强，（而支那）不知诸夏之落伍”；^⑤ “文明开化后裹足不前，风俗渐衰，不修其德，荒废知识，高枕无忧，盲目自大。”^⑥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屡战屡败，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历史现实致使中国不仅逐渐丧失对日本的文化吸引力，而且使日本逐渐藐视中国，并试图疏离和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如前所述，明治精英们攻击和批判汉字，认为汉字不仅束缚了日本人追求新自由、新思想的灵魂，而且阻碍了日本文明进步的历程。可以说，这是他们主张废除汉字的最直接原因。的确，与西方表音文字相比，汉字笔画繁多，读写耗时，需要花费更多精力和时间，但若据此断定汉字导致了日本文明的衰弱落后，则纯属无视史实的妄谈。中国使用汉字数千年，历史上不也一样创造出远超西方的中华文明吗？对此，日本精英们心知肚明，只是避而不谈而已。所谓汉字毒害日本，阻碍日本走向文明开化之类的说辞只不过是借口而已。他们没有直接道明的根本原因则是，近代中国落后衰败，已经从历史上的“大唐帝国”沦为如今的“支那”弱国。日本人不再需要仰慕和学习中国文化，而是应极力摆脱其影响。

1885年，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发表《脱亚论》，直接表达了近代日本精英们的这种文化心理。福泽指出，清政府依然沿袭古代形成的专制体制而不遵循法律，耽于迷信而不懂科学，卑躬屈膝而不知廉耻，这样的中国已然不能对日本有丝毫帮助，反而会影响西方列强对日本的评价。所以，他提出：“亲近恶友则难免背上恶名，我们要在心中谢绝东方之恶友。”^⑦ 《脱亚论》为明治日本追随西方列强全力推进近代化、脱离与东亚邻国的历史纽带并进而侵略邻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近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国力日渐强大，近代化程度提高。反

① [日] 前岛密：《学制实施之先，关于国字改良之愚见上书》，参见吉田澄夫、井之口有一编：《国字问题论集上》，富山房1950年版，第49~50页。

② [日] 渡边浩：《东亚的王权和思想》，东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页。

③ [日] 大野晋编：《本居宣长全集》第9卷，筑摩书房1968年版，第175页。

④ 杨栋梁、王美平：《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对华观的变迁》，《日本研究》2008年第3期。

⑤ [日] 横井小楠：《国是三论》，熊达云、管宁译，中国物资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⑥ [日] 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59年版，第611页。

⑦ [日] 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岩波书店1959年版，第240页。

观中国，国力更加衰弱，西方列强侵略和瓜分的势头更凶更猛，中国在半殖民地化的灾难中愈陷愈深。中日在近代化进程中的巨大落差，使得日本对中国愈加轻视和疏离，而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则彻底改写了两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中国完全沦为被昔日学生鄙视的国家了。对此，日本近代哲学家井上哲次郎（1855～1944）指出：“今日日本人不若往昔那般尊敬支那人，今日之支那已倍遭鄙弃。”^①

结语：正如福泽谕吉所言，“诸事皆采用西洋近来之文明，不仅摆脱日本之旧俗，而且在亚细亚全洲确立新机轴，所依主义唯有脱亚二字。”^②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就是不断“西化”同时“去中国化”的过程。应该说，日本近代化的这一特质正是认识近代日本汉字问题实质的关键。近代日本的精英们所追求的就是废除汉字，采用西方表音文字，从而真正脱离中国文化的影响，实现“自由自在获得新思想、新言论，与西洋诸国共赴开化之境界。”^③

然而，日本当今的文字政策表明，日本近代以来旨在废除汉字的文字改革并未实现。当今中国的崛起和二战后日本的复兴充分说明汉字不仅没有成为阻碍日本实现近代化、迈入文明开化之境的“毒物”，反而完全适应了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并以其丰富多样的字体呈现出独特的艺术效果。2002年，日本文化厅《有关国语的舆论调查》显示，71%的受访者认为，汉

字是书写日语不可或缺的文字。现在，汉字已成为日本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要素，并被日本人视作本民族重要的文化特色之一。

另一方面，日本近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汉字问题表明，国力富强则其文化大放异彩，国力衰弱则其文化黯然失色。汉字之所以在近代东亚丧失其昔日的辉煌，正是由于近代中国国力的衰弱。值得欣慰的是，随着中国硬实力的增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正得到不断地提升，对世界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也越来越大。可以预见，随着“中国梦”的不断实现与展开，世界上能够读写汉字的人必将越来越多，汉字文化的魅力又将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和了解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

本文作者：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日本研究系2003届博士
责任编辑：马光

- ① [日] 井上哲次郎：《文字和教育的关系》，《东洋学艺杂志》1894年第151号。
② [日] 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岩波书店1959年版，第239页。
③ [日] 矢田部良吉：《论以罗马字书写日语》，《东洋学艺杂志》1882年第8号。

Japa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Issue of Chinese Characters

Chen Yue'e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issue of Chinese signs in the Japanese language within the context of Japanese modernizatio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into Japan in its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formation of this linguistic issue obviously involves such Western elements. But meanwhile, Chinese elements are also indispensable in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this issue. This is because the Japanese modernization was not only a process of “Westernization”, but also a process of “Desinicization”.

Keywords: japanese modernization; chinese issue in japanese; departure from Asia